



「昊天有命，眷我皇清」—— 談徐揚〈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的繪製意圖

■ 陳欣襄

清代宮廷畫家徐揚（1712～約1779）所繪的〈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大型長卷，雖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為名，卻不意在表現此天文異象，而是以大篇幅描繪人民於新年元旦的日常生活，展現了乾隆皇帝聖治下的盛世景象。本文從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於寶親王時期所撰的〈九符〉談起，試探「合璧聯珠」對於乾隆帝的意義，再回歸到作品，解釋徐揚如何在不觸及天文禁忌的情況下，透過畫作內容的選擇、視角呈現的調整、構圖與氣氛的經營等，結合「人事」與「天文祥瑞」，完成符合皇帝心意的〈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

前言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為清代宮廷畫家徐揚所製作的一幅大型長卷。（圖1）此卷記錄了乾隆二十六年（1761）正月初一所發生的「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天文異象，並描繪了這天京城人民的過年情形，展現了皇帝聖治下的盛世景象。

徐揚在卷尾說明了此畫的製作緣由：

上御極之二十六年。正月初一日。午初一刻。日月同在元枵宮。躔女宿。如合璧。水星附日。躔牛宿。木火土金四星。同在娵訾宮。躔危室二宿。如聯珠。羣臣奏請宣付史館。聖德謙讓弗居。勤政勅幾。不言符瑞。然儀象昭然。萬目共覩。臣民慶洽。朝野歡騰。臣執事藝苑。謹敬繪圖以紀。

臣徐揚。¹

乾隆二十六年正月初一午初一刻，天空上同時出現了日、月、水、木、火、土、金七顆星體，是被稱作「合璧聯珠」的祥瑞，故羣臣奏請乾

隆帝將這件事情交由史館記錄。然而乾隆帝態度謙遜，認為自己只是勤於政事而已，沒必要提到符瑞。不過，雖然乾隆帝不居此功，高掛在天上的祥瑞儀象卻是顯而易見、萬民有目共睹，臣民們為此共同慶賀，朝野洋溢歡騰的氣氛。徐揚當時正服務於畫院，故特別繪製此畫以記錄此事。

儘管天文祥瑞過去也曾被繪製出來，但其一向被視為與國運息息相關的儀象，為民眾不可觸碰的禁忌，故此類圖像多出現在僅有皇家與欽天監可讀的占書中，如明仁宗（1424-1425在位）於洪熙元年（1425）御定的《天元玉曆祥異賦》就有「日月並出」、「五星若合」的圖像。（圖2）而〈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卻以天文祥瑞作為畫作的主題，並將天文儀器納入畫面中，實屬罕例。

不過，從畫面上來看，此畫的繪製重心並不在天文異象上，畫面上的「日月合璧」畫得並不明顯，甚至不見「五星聯珠」。反而整卷主要以異象發生時的「人事」景象——欽天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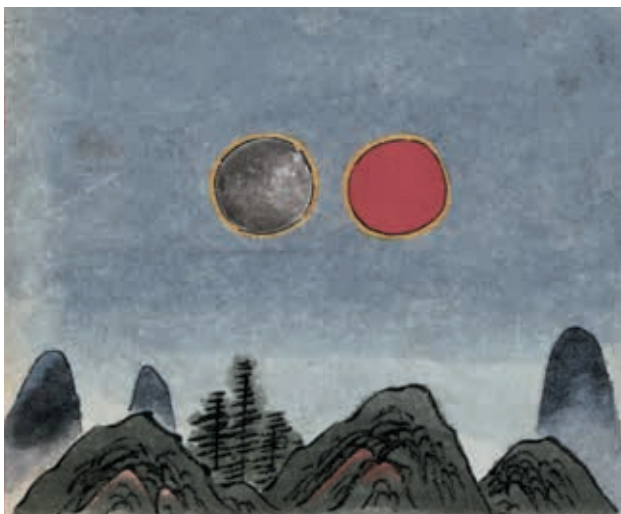


圖2 明 明仁宗御定 《天元玉曆祥異賦》 〈太陽凶變第二·日月並出占〉與〈五星凌犯第六·五星若合占〉局部 線裝冊 明朱絲欄精鈔彩繪本 國家圖書館提供 書號 06472



圖1 清（1761）徐揚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 卷 本幅縱48.9，橫1342.6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畫001726



觀測天象、京城人民過新年——為畫作主體。（圖3）徐揚選擇以「人事」呈現「合璧聯珠」的主題，可能是受自乾隆帝「聖德謙讓弗居。勤政勅幾。不言符瑞」的謹慎態度影響，也可能是為避免觸及禁忌。乾隆帝在敕修《四庫全書》時，認為像《天元玉曆祥異賦》此類占書會「致民眾信從占驗，遂有災祥邪說往往傳播流言」，故將其列入禁毀書目。²總而言之，徐揚在畫中並不彰顯「合璧聯珠」的符瑞，而是以「人事」來間接傳達此祥瑞代表的意涵。然而，若將畫中的「人事」對應題跋中的「然儀象昭然。萬目共覩。臣民慶洽。朝野歡騰」，卻會發現不合理之處。

雖然人民的新年日常佔據了全卷的大部分比例，人民卻對異象毫無反應，僅有觀星臺上的欽天監與臺下的零星人物正在觀看天空，這與徐揚所述的「萬目共覩。臣民慶洽」有違。相對地，呈現同樣主題，由金廷標（活動於1757-1767）等人所作的《臚歡薈景圖冊》第二開〈合璧聯珠〉（圖4），絕大部分的人物都抬頭望向天空，還較為符合徐揚「萬目共覩」的描述。由此可知，徐揚在畫中有意並置可觀測到天象的少數人，與被排除在天文事宜之外的一般民

眾。然而，就算是有這樣的意圖，在這張以天文祥瑞為主題的畫作上，也不需要花這麼大篇幅極力描寫人民的新年日常，故徐揚此作法應也與欲傳達「合璧聯珠」的意涵有關。

天文祥瑞為牽涉國家政治的敏感題材，且畫史上幾乎沒有以此作為主題的前例，故作為宮廷畫家的徐揚在繪製此畫時，必須充分掌握乾隆帝對於「合璧聯珠」的態度，才能製作出符合皇帝旨意的畫。因此為欲瞭解徐揚的繪製意圖以及其如何經營畫作內容，先要瞭解「合璧聯珠」對於乾隆帝的意義，再回過頭來檢視此畫的圖像內容。

「合璧聯珠」的符瑞意義

欽天監監正覺羅勒爾森（?-1765）等人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二月二十六日的奏摺上向皇帝稟報，隔年元旦將會出現「合璧聯珠」的天象。³根據占書，「合璧聯珠」為皇帝有至德、國運昌隆的儀象，此祥瑞也曾在雍正朝（1723-1735）出現過。從乾隆帝在雍正年間尚為寶親王時所寫的〈九符〉，可得知雍正帝對出現於當朝的「合璧聯珠」以及後續的八種符瑞時，以恭謹謙遜的態度將此天眷歸美於康熙帝



圖3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民眾拜神、接神與上街看戲的景象。





圖4 1761 金廷標等 《廬山聖景圖冊》第二開 合璧聯珠 北京故宮博物院提供

(1662-1722 在位)。⁴〈九符〉的製作版本，除了寶親王時期由張照(1691-1745)書寫的兩本冊頁外，⁵乾隆帝登基後，還有由張照所寫的泥金卷本、⁶由張若藹(1713-1746)所書的小楷填金玉冊，⁷可見乾隆帝對〈九符〉的重視程度。因此，當乾隆帝遇到「合璧聯珠」時，自然也會參考雍正帝的作法，展現謙讓不居、不以宣示的態度。

不過，雖然乾隆帝並未將「合璧聯珠」宣付史館，但還是默許徐揚「繪圖以紀」，可知乾隆帝雖然態度謙讓，但還是想以非正式的形式，將這件事記錄下來。那麼，徐揚就必須在畫中以隱微的方式，呈現乾隆帝對於符瑞的解讀。

〈九符〉是乾隆帝對於符瑞的認識與見解，序中說明了符瑞出現於世的淵源。上古時期世界處於混亂的狀態，像野獸般生活的人類社會沒有倫理秩序。直到伏羲氏開始畫卦以通達神

明之德，藉由體察人民的風俗習慣來訂立政令，使人民遵循之，萬物才能適得其所，是為聖治的開始，此時第一個符瑞出現了。⁸隨後黃帝、堯、舜、禹、湯、周文王、周武王承繼聖治，期間出現各種祥瑞。不過從漢到明，就沒有英君了，這段時間出現的符瑞為「矯誣諛佞」，⁹唯有大清才是繼承聖人先賢的正統：

洪惟我皇清聖聖相承。宅中圖治。以撫四海。德威並行。汪濊暨訖。天用錫以洪庥。敬戒不怠。用培我丕丕基。¹⁰

何以乾隆帝能夠說明大清與前朝不同，出現的符瑞不是假詐的呢？若與其他八符比較，高掛在天上的「合璧聯珠」在空間上可觸及的人民規模極大，不易假造。並且，作為〈九符〉之首的「合璧聯珠」是序裡提到的第二個符瑞，其與第一個出現的符瑞「龍馬負圖之應」的回應性不同，是天直接賜予黃帝的符瑞，具有認

可其為天子的作用。這可以說明為何當「合璧聯珠」出現時，乾隆帝認為其傳達了「昊天有命。眷我皇清」¹¹的訊息。

故「合璧聯珠」是乾隆帝作為天子的象徵，也代表著清朝繼承了自黃帝以來的正統。在清帝的聖治之下，天下才能夠回歸秩序，而〈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就宣揚了這樣的意涵。接下來，將說明徐揚如何藉由並置京城人民的新年日常與欽天監觀測星象的景象，來繪製乾隆帝欲展現的天下盛世。

處於雲海之上的欽天監與被雲氣阻隔的人民

此卷依繪製內容與視角，大致可分為兩個場景。一為佔據此卷極大比例的京城人民日常（圖5），櫛比鱗次的建物與目不暇給的民眾，

在俯瞰的視角下一覽無疑。飄浮在其上的雲氣將天際線壓得很低，好似阻隔了人民與天空，使人民對於發生在此時的「合璧聯珠」毫無反應，而是照常進行著新年活動。一為以平視角度呈現的觀星臺（圖6），與低矮的民居相比，觀星臺顯得格外高聳、引人注目。臺腳下流動的雲氣，暗示了欽天監所處的位置在雲海之上，與天空的距離非常近，便於觀測星象。

徐揚選擇以不同的視角展現觀星臺一段，自然有突出畫題的效果，但似乎也有意區隔作為天象觀測者的欽天監與被摒除於天文事宜之外的京城人民。林莉娜曾引乾隆三十年（1765）曾到過北京的朝鮮人洪大容（1731-1783）所著的《湛軒書》，說明皇帝對天文的獨佔權：

觀象臺在城東南隅，欽天監所司儀器測候之地，天象臺劉松齡嘗云，皇上禁地



圖5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民眾的生活景象。



圖 6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正在觀象的欽天監與觀星臺下的民衆。



圖 7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泡子河。



圖 8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東安門。

人不敢進，諸譯亦云，年前東人厚賂監官，登眺而歸，其後事發革職，由是禁益嚴云。蓋聞登城，既有死律。¹²

徐揚在畫中使觀星臺與一般民衆的生活區分開來，正揭示了天文爲皇帝所獨佔，僅有被皇帝授予權力的欽天監，才得以登臺觀測星象。《臚歡蒼景圖冊》〈合璧聯珠〉就無區隔的意圖。處於地面的官員們與天空上的日月之間並無雲氣阻隔，他們只要抬頭一看，便可注意到天上的異象。對比之下，〈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刻意並置欽天監與一般民衆的企圖就很明顯了。那麼爲何徐揚要花大篇幅刻畫民衆生活的場景呢？

根據〈九符〉，「合璧聯珠」代表著國家歸於秩序的太平盛世，也是清朝繼承正統天子的象徵。若要符合乾隆帝「不言符瑞」的意旨，又要顯現「儀象昭然」的景象，那麼以平凡的人民日常呈現，是再自然不過的。至於在觀星臺上觀測天象的欽天監則是皇帝權力的化身。在帝王居高的聖治下，天上出現了「合璧聯珠」的符瑞，而天下則呈現秩序祥和的人世。

若再觀察景物與人物的布局，便可發現畫中呈現的人世不僅是單純的人民日常，也有逐步往上「直達天空」的意味。此畫有幾條以泡子河、街道、城牆、城門等從左下到右上的斜向切割線（圖 7、8），櫛比鱗次的屋舍也隨著



圖 9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民衆拜年賀大街的景象。



圖 10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東單牌樓上的「就日」招牌。



圖 11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天體儀（左）與璣衡撫辰儀（右）。

切割線整齊布置。切割線越到畫卷後面越接近垂直，地面也就被抬升得越明顯。畫作中的人物，無論在騎馬、坐雪橇、逛街，隨著被抬升的地面，皆有著向上行進的趨向，且人物比例越到畫面上方越小，並逐漸隱沒於天上濃密的祥雲中（圖 9），與徐揚其他作品常以遠山、城牆作為畫面結尾的表現方式不同。人物群往天上行走的傾向，可對應到畫卷中東單牌樓上的「就日」招牌。（圖 10）「就日」來源於《史記·五帝本紀第一》：「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¹³在此畫可能寓有人民視乾隆帝為太陽而朝覲的意味。

畫作中「真實」與「奇異」

此畫描繪的京城人民新年日常，除了作為盛世的表現外，也記錄著「合璧聯珠」發生於新年的時間性。此外，林莉娜根據明清古地圖與清朝宮廷史料來考證，已確定此畫是描繪現實中的北京東城。¹⁴畫裡的泡子河、東單牌樓、東安門、東華門的位置，皆與實景相同，可為這卷記錄天文祥瑞的畫作增添真實性。

觀星臺上擺放的兩座天文儀器也有為「合璧聯珠」科學背書的作用。《康熙朝實錄》記載康熙二十八年（1689）時，康熙帝透過雞鳴山觀星臺上的儀器觀測星象，並在與諸臣的一

問一答之間，證明「今曆之不誤矣」，展現了他「聰明天縱、觀文察理」的天文學問。¹⁵康熙帝之所以對自身的天文知識充滿自信，不僅是因為他多年來向傳教士學習，也在於他透過傳教士建立了可靠的曆法與天文儀器。之後乾隆帝寫了一首御製詩〈觀象臺〉呼應此事，從詩中可知乾隆帝崇拜康熙帝的天文學知識。並且，康熙朝由耶穌會士南懷仁（1623-1688）製作的天體儀，還被收入乾隆二十四年（1759）成書的《皇朝禮器圖式》儀器類第一件，可見乾隆帝很重視從康熙朝以來發展的天文學。

故徐揚很可能注意到乾隆帝對天文學的態度，而選擇將天文儀器放置在畫作中。若藉由儀器可觀察到「合璧聯珠」，就代表這並不是假詐的符瑞，而是貨真價實的天眷，正符合乾隆帝在〈九符〉中欲藉由此符瑞顯示清朝為正統政權的心意。不過在清代製作的八件天文儀器中，徐揚僅選擇畫入天體儀與璣衡撫辰儀。（圖 11）天體儀為《皇朝禮器圖式》中儀器類的第一件，應是乾隆帝在製作於康熙朝的天文儀器中最重視的一件，而璣衡撫辰儀則是乾隆帝在見到南懷仁所作的歐式天文儀器後，下令仿傳統渾天儀所設計的儀器，也是唯一一件在乾隆朝製作的天文儀器。因此，除了畫面設計的考量外，徐揚將這兩件儀器擺在一起，可能是為了並列康熙朝與乾隆朝不同的天文成就，也表達了乾隆帝如雍正帝在面對「合璧聯珠」時「歸美於聖祖」的態度。

不過，雖然此畫以人民活動的時間性、地理實景與天文儀器強調了此祥瑞的真實性，但徐揚在畫中加入如祥雲般的濃厚雲氣，倒使畫作增添了奇異之感。真實與奇異是否會產生衝突呢？在畫中最具有神話氣氛的應是卷尾被雲氣包圍的東華門（圖 12），這不禁讓人聯想到



圖 12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東華門。

宋徽宗（1100-1126 在位）〈瑞鶴圖〉中汴梁皇城的正南門（圖 13），兩者同樣是被籠罩在類似的雲氣中，只是分別由正面與側面角度呈現罷了。



圖 13 1112 趙佶 瑞鶴圖 卷 局部 遼寧省博物館藏 取自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 3·兩宋繪畫上》，北京：新華書店，1998，頁 96-97，圖 47。

宋徽宗在〈瑞鶴圖〉的題記中指出此圖呈現的是「往來都民無不稽首瞻望，歎異久之」的群鶴翔集異象，卻還特別標註了此異象發生的確切時間，並且要「作詩以紀其實」。這樣將強調真實性的文字加註在展現奇異的圖像上的舉動，並不會讓人感到突兀，反而使此畫在神話的氛圍下有了紀實性。徐揚也在其畫的題跋中提到了「合璧聯珠」發生的時間點，並說明自己「繪圖以紀」的意圖，與宋徽宗的說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相反於直接畫出異象的〈瑞鶴圖〉，〈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是在紀實性圖像的基礎上，利用祥雲隱微地烘托出「合璧聯珠」發生時的不尋常氣氛，以此暗示畫作的主題。

結語

總結上述的觀察與分析，可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展現了徐揚在處理天文祥瑞的題材時，在傳統與創新上的抉擇。囿於天文祥瑞在傳統上的政治敏感性，又考慮到乾隆帝欲建立的真實性，徐揚避免了直接描繪天文異象的危險，而以其擅長的紀實性大型圖景應對。另一方面，徐揚又借鑑了傳統祥瑞圖營造神話氛圍的手法，以祥雲烘托祥瑞發生時的異常氣氛，使得此畫在真實的基調上，增添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徐揚在紀實性的圖像呈現上也有舊與新的對照。藉由並置正在觀看星象的欽天監以及與

天文異象無互動的大多數民衆，徐揚顯現了皇帝對於天文的獨佔權，這是自古以來延續的舊令。相對地，天文臺、天文儀器展現了自康熙朝至乾隆朝以來天文學的新發展，特別是天體儀與璣衡撫辰儀，其作為新圖像被徐揚運用在畫中以解決「合璧聯珠」是否為真實的問題，這是在過往傳統祥瑞圖中所未見的。

本文由衷感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清宮繪畫專題研究」課堂上的邱士華老師與同學們對此研究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

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生

註釋：

1. (清)徐揚於〈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圖〉卷尾的題跋，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李豐楙，〈天文異象：《天元玉曆祥異賦》的古今啓示〉，《典藏古美術》，340期（2021.1），頁104。
3. (清)欽天監監正事務吏部左侍郎覺羅爾爾森等，事由：「為景運隆昌。七政呈瑞事。臣監謹推測得乾隆二十六年歲次辛巳正月初一日。辛丑午初一刻合朔。日月同在元枵子宮。躔女宿。如合璧。水星附日月。躔牛宿。木火土金四星。同在娵宮亥宮。躔危室二宿。亦與日月附近五星經度疊屬相連。而其緯度又均在黃道之南如聯珠。且其次序水木火土金接續相生。臣等謹按占書曰。人君有至德。日月如連璧。五星若聯珠。又曰。五星以次相生乃為全吉。伏查雍正三年二月初日有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經。臣監。」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檔案檔號026572-001。
4.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四十卷》，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清乾隆二年內府刊本），冊331，卷11，〈九符·序〉，頁196。〈九符·序〉的節錄：「雍正三年三月太史奏日月合璧五星連珠。皇帝曰。惟予丕顯考聖祖克聖克仁克膺天祐予一人。是賴有司。其擇吉薦牲以告景陵。羣臣因請陞殿受賀。不許。嗣是嘉禾瑞蘭。慶雲芝草。醴泉甘露。河清鳳儀之瑞先後疊奏。我皇上祇承天眷。弗敢自居。或則歸美聖祖。或則不以宣示。」
5.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張照書，〈九符並序〉冊，本幅十一開十一幅，每開長47.8、寬30.6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書000696；(清)愛新覺羅弘曆撰，張照書，〈九符〉冊，長7.3、寬3.8、厚1.2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書001093。
6.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張照書，〈御製九符〉卷，長418、寬82.7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書000049。
7. (清)愛新覺羅弘曆撰，張若靄書，〈御製九符〉玉冊，二十四片填金青玉冊，每片長4.4、寬2.2、厚0.1公分，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玉004391～004414。
8.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四十卷》，卷11，〈九符·序〉，頁195。
9.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四十卷》，卷11，〈九符·序〉，頁196。
10.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四十卷》，卷11，〈九符·序〉，頁196。
11. (清)愛新覺羅弘曆，《樂善堂全集四十卷》，卷11，〈九符·合璧聯珠〉，頁198。
12. 林莉娜，〈珠聯璧合——畫裡的京城風情〉，《京華歲朝特展》（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58。
13. (漢)司馬遷，《史記》，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二十四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繁體縮印版），冊1，卷1，〈五帝本紀第一〉，頁9。
14. 林莉娜，〈珠聯璧合——畫裡的京城風情〉，頁54-55。
15. (清)馬齊等奉敕修，《聖祖仁皇帝實錄（二）》，收入中華書局編輯部，《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繁體縮印版），冊5，卷139，「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丑」條，〈上幸觀星臺〉，頁526-527。